

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

巴尔扎克 中短篇小说选

〔法〕巴尔扎克著

郑永慧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巴尔扎克中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5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1}{4}$ 插页 2

1979年9月北京第1版 1979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50,000

书号 10019·2842

定价 1.05 元

前 言

著名的《人间喜剧》的作者巴尔扎克（1799—1850）曾经宣称：“法国社会将要作历史家，我只能当它的书记”，“从来小说家就是自己同时代人的秘书。”的确，在巴尔扎克之前，还没有一个法国作家有如此宏大的气魄，敢于给自己提出“完成一部描写十九世纪法国的作品”^①的巨大任务；也没有一个作家有这样的才能，能将近百部小说组合起来，构成一套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真实而深刻地再现自己那个时代和社会的面貌与本质。

在《人间喜剧》中，长篇小说无疑是这座宏伟建筑的主要构件，《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农民》等，就是其中最夺目的主体建筑；但中短篇小说中也有不少精彩的篇章，如曾在我国翻译介绍的《高利贷者》、《夏倍上校》、《禁治产》、《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等，都是有相当思想深度的杰作，本书所介绍的八个中短篇也都各具特色，无论内容或形式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巴尔扎克不属于那种借助丰富的想象虚构故事的作家，他的作品一般不追求离奇古怪的情节、惊心动魄的事件。他只是从人人都能看见，而并非人人都能理解的日常生活出发，分析

① 引自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前言》。

周围每日每时都在发生的矛盾斗争，从中概括出一个个场景，组成一出戏剧。他在平凡的，有时看起来纯属生活琐事的冲突中，把握住了具有本质意义的社会现象，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得势和贵族社会的灭亡，这一重大的历史演变影响着整个法国社会和家家户户的私人生活，由此产生出一幕幕人间的悲喜剧。这样巴尔扎克就站在了历史的高度构思他的作品，从而把小说提到社会风俗史的水平。恩格斯曾经十分恰当地称赞巴尔扎克：“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一八一六年至一八四八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①

短篇小说《苏城舞会》（1829）表面看来只是描写一个贵族小姐的不幸婚姻，实际上着意于反映复辟王朝时期贵族阶级经济力量的衰败，和封建门阀观念的日趋破产。德·封丹纳伯爵作为一个顽固的保王党人，地道的旺岱分子，在形势的逼迫下居然极力表白自己是代议制的支持者；尽管他的门阀观念极深，却明智地让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与资产阶级联姻，以加强自己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实力地位；最小的女儿虽然人品出众，只因死抱阀阅世家的旧观念，最后不得不嫁给她的七十二岁的老舅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封丹纳小姐认为贵族公子所应具备的各种优点，在她周围的贵族青年中竟无一人具备，而集中了这一切优点的理想人物，却不幸是个在布店站柜台的。封丹纳小姐尤其没有想到，正是这个站柜台的人，日后竟成为她梦寐以求的贵族院议员。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巴尔扎克是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和这个阶级在感情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一八三〇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的拥护者，在这个时期的作品中（如《苏城舞会》、《猫打球商店》……等），作者显然对从事工商实业的资产者怀有相当的好感。中篇小说《猫打球商店》（1829）虽然嘲弄地描写了商人们的知识贫乏、见识浅短和趣味的庸俗，但却充满了善意和温情，包括对买卖人那种有限的精明狡猾和气魄不大的赚钱本领，作者也都采取了一种同情和赞许的态度。这篇小说描写了中、小资产者和贵族社会在思想、情趣、习俗上的差异和矛盾，作者将旧式商人的淳朴、敦厚与贵族社会的腐朽、虚伪相对照，显然更多地肯定了资产者的道德面貌。只是这个在巴尔扎克看来十分规矩老实、善良可爱的阶级，常常被金融资本逼得走投无路，逃避不了贫困破产的命运。这一题材，后来在长篇小说《赛查·皮罗多盛衰记》中得到了反映。

七月革命以后，金融资产阶级的独占统治，把巴尔扎克推向反对派的行列，一八三一年末，他加入了保王党。尽管巴尔扎克从来不是一个正统的保王主义者，但他幻想王权对资本起抑制作用。他认为资本的统治毒化了社会，败坏了人心，给人类带来了无穷尽的灾难。从此，批判揭露资产阶级金钱势力便成为他创作的基本主题。

短篇小说《红色旅馆》（1831）描述百万富翁泰伊番的罪恶发家史。他杀害两个无辜者的生命，谋取了最初的资金，而且两个死者中有一个还是他自小就亲密无间的同学和朋友。这种谋财害命的故事，在资产阶级的通俗文学中早已屡见不鲜，但巴尔扎克的独到之处，在于使这个平庸的题材达到了哲学、社会学的深度。他揭露出这种血腥罪行的普遍性质和整个社会对罪恶的

宽容、包庇。人们只承认现状，而不愿追究历史。一个人只要有钱，便受到尊重，享有荣誉，哪怕过去是杀人犯，照样毫无愧色地佩戴各种勋章，谁也不会过问他最初的财产是从哪里来的。作者在小说中以第一人称的名义，召集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政界、法律界、宗教界、外交界等——中“最正直、最有良心和荣誉感”的人，组成“良心法庭”讨论上述罪行时，结论竟是“蠢材，你干吗要问他是不是博韦地方的人！”（意思是：你干吗要证实他是杀人犯！）因为所有上层社会的人士都明白：“如果都要盘根问底地追究我们财产的来源，我们每个人还有立足之地吗？”这一情节虽然纯属虚构，却鲜明地点出了全篇的主题，以生动具体的形象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①。作者试图说明：所谓发财致富，便是运用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为此必然做出种种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你若失败了，便是罪犯；成功了，便成为社会上有名望的“正人君子”。这一主题思想，在中篇小说《纽沁根银行》（1837）中得到了更充分更深入的发挥。

比起高布赛克^②和葛朗台^③来，纽沁根是个更有雄才大略一的银行资本家，其手段的巧妙与毒辣，更比《红色旅馆》中的泰伊番不知高出多少倍。他熟知证券交易的奥秘，一手操纵交易所的风云变幻，他通过三次倒帐清理，杀人不见血地掠夺了千家万户的财产，成为法国首屈一指的金融巨头，而上当受骗者们却把他当作天下第一等正直的银行家。在第三次假清理中，

① 马克思：《所谓原始积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5页。

② 巴尔扎克的小说《高利贷者》中的人物。

③ 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的人物。

给他充当帮凶的拉斯蒂涅不花一文成本净赚四十万法郎，而那些把拉斯蒂涅当作心腹之交的人们却丧失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于是作者嘲讽地写道：“蠢材的钱，天公地道是聪明人的财产。”

在这篇小说里，巴尔扎克不仅以经济学的内行眼光戳穿了交易所的秘密，揭露了金融资产阶级对法国社会生活的控制与破坏，而且尖锐地指出七月革命后，“工人的生活困苦到了极点”，“工人整天劳动，赚的钱不够活命，比一个苦役犯还不如。”巴尔扎克认为里昂丝绸工人的起义反映了社会的弊病，指责政府不应用镇压的手段对付因饥饿而举起义旗的工人。尽管巴尔扎克远非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观察和分析问题，但他在《人间喜剧》中，描写贫穷的工人和劳动者常常带着柔和的色彩，刻画上层社会的人物则不惜给予辛辣无情的讽刺。

巴尔扎克以哲学家的冷静态度分析现实的社会关系，用理性的手术刀解剖人类的灵魂，他无情地鞭笞这个金钱所主宰的社会，认为受黄金刺激造成的人欲横流是使社会堕落的主要原因。但巴尔扎克仍然相信生活中有着比金钱更为高贵的东西，并力图在作品中描绘一些未受金钱腐蚀的心灵、正直无私的胸怀，等等。《无神论者做弥撒》（1836）和《钱袋》（1832）描写了这类情操高尚的人物，他们或出身贫寒，或境遇不佳，但在这唯利是图的社会中，一直保持自己高贵独立的品格。这些人并非改革社会的先进力量，至多不过是个人的英雄或洁身自好的隐者，而且在整个《人间喜剧》中显得稀少而寂寞，常受世人的诽谤和误解，恰似荒原中几朵伶仃的小花，只能毫无防卫地经受风雨的袭击和摧残。在这些善良人物的群像中，刻划得最为生动有力的是《无神论者做弥撒》中的挑水夫布尔雅。巴

尔扎克描写这个人物时，显然有意以穷人的道德情操与达官贵人的自私贪婪相对照。因为富翁往往吝啬刻薄，甚至以卑劣的手段剥削妻子儿女；这个穷苦的挑水夫却能以二十二年辛苦劳作的积蓄，供一个萍水相逢的大学生求学。在《无神论者做弥撒》中，巴尔扎克的宗教思想也有明确的反映。和小说中的德斯普兰一样，作者也是个无神论者，而且从不隐讳对教会的蔑视与厌恶。但他认为宗教信仰可以净化人的心灵，抵御贪欲的引诱。和他在其它许多作品中描写的正面人物一样，挑水夫布尔雅也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一生都保持着纯洁而天真的信仰。巴尔扎克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改良主义出发，深信宗教是“把恶的数量减少，把善的数量增加的唯一手段”，是“稳定社会的最大因素”，所以他不信仰宗教却宣传宗教，认为宗教“也许不是神祇的安排，却是人的一种需要”^①。

本书搜集的几个中短篇小说中，《玄妙的杰作》和《沙漠里的爱情》是题材、风格比较特殊的两篇作品。《玄妙的杰作》(1831)是一篇充满辩证法的哲理小说，曾经被马克思称作“小小的杰作”^②。小说中的一位画家怀着狂热的信念，探索一种使绘画传达出人物的生命运动和思想感情的艺术。通过艰苦的学习和实践，他掌握了色彩和光线的奥秘，找到了形象与生命的内在联系，得出了关于绘画的许多精辟见解。当他在理智的范围内运用他的技艺和见解时，他创作出无比的杰作。但一旦他把自己的理论推向极端，把色彩的作用夸大和绝对化以后，却

①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

② 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谈到巴尔扎克，我劝你读一读他的《玄妙的杰作》和《改邪归正的梅莫特》，这是两篇小小的杰作，充满了绝妙的讽刺。”

陷入可悲的荒谬境地。他花去十年心血，把他最美的作品涂成一面厚厚的堆满颜料的墙，人物的形体完全消失在色彩后面，终于变成一无所有。他毁灭了本来可能成功的艺术，最后也毁灭了自己。

《沙漠里的爱情》(1832)是《人间喜剧》军事生活场景中的一个短篇，风格犷悍而优美，在艺术上别具一格。如果说《人间喜剧》的作者将大部分注意力用于批判社会和人类，这个短篇要想表现的则是“人性”对“兽性”的胜利，人的感情可以将野兽变成驯良的动物。作者似乎企图说明，只要远离社会的纷争，凭借感情的力量，不仅在人与人，甚至在人与兽之间，也能达到相互的谅解与同情。这种立论与见解，当然有待科学的分析批判，但小说的魅力是无法否认的。文学史上成功地描绘大海或幽谷的作品很多，而把沙漠写得如此美的作品却很罕见。这种孤寂而充满生命力的美，由于衬托了人类的刚毅顽强和大胆机智，给读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巴尔扎克的中短篇小说以不长的篇幅，集中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个侧面，内容比较紧凑，不常遇到有关房屋、家具的过分冗长的描写。有的作品表面看来琐细平凡，与其它作品联系起来却构成巍然壮观的大厦。有的作品还在《人间喜剧》中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把几个主要人物的故事，串成有机的整体。如《纽沁根银行》写出了《高老头》中的主人公拉斯蒂涅征服巴黎的第一个大胜仗，为他日后的飞黄腾达埋下了伏笔。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中短篇小说也不比长篇小说逊色，虽然较多地采用了素描的手法，人物仍然浮凸鲜明，栩栩如生。巴尔扎克并不用夸张的词句或浓烈的色彩去突出他所塑造的形象，他的魅力在于细腻地、维妙维肖地再现了各阶层人物的思想、习气、

动作、语调，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使我们通过他的作品能感觉到一百多年前法国社会生活的脉搏和各阶层人物的动态，从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获得较多的感性认识。

艾 珉

一九七九年一月

目 次

前 言	1
苏城舞会	1
猫打球商店	66
红色旅馆	129
玄妙的杰作	168
沙漠里的爱情	200
钱袋	215
无神论者做弥撒	251
纽沁根银行	272

苏城舞会

献给亨利·德·巴尔扎克

——他的兄弟奥诺雷

德·封丹纳伯爵是普瓦图^①地方阀阅世家之一的家长，在旺岱党人^②和共和政府开战期间，曾经很机智和很勇敢地为波旁王室服务过。在近代历史上这段动乱时期中，这些保王党的领袖人物遭遇过很多危险，在逃过这些危险以后，伯爵常用愉快的口吻说：“我也是为王室而战死的人呀！”这句开玩笑的话倒也不过分夸大，在事变流血的日子，伯爵是曾经倒在死人堆里的。这个忠心耿耿的旺岱党人由于财产被共和政府没收而家道败落，然而他始终拒绝拿破仑皇帝给他的高官厚禄。对于贵族阶级的一切传统他是坚守不渝的，因此在他选择配偶的时候，也不加考虑地遵从这些家教。他拒绝了一个在革命时期中起家的暴发户的富有亲事，娶了一个穷困的德·盖嘉路爱小姐，这位小姐的家族是布列塔尼地方最悠久的阀阅门第之一。

① 普瓦图(Poitou)，法国的一个旧行省。

② 法国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以后，教士和贵族的财产被没收，特权被取消，大部分教士和贵族逃亡。有许多贵族以国王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为首，集结在法国西部旺岱(Vendée)一带，称为旺岱党人，拥护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一七九三年三月，在旺岱的流亡贵族举兵叛变，战事延续了两年，卒告失败。普罗旺斯伯爵逃往英国，拿破仑失败后返国袭王位，号称路易十八。

德·封丹纳伯爵有一个子女众多、负担沉重的家庭，第一次复辟时代^①的到来，对于他是很意外的一件事。虽然他并不想去谋求赏赐，却拗不过妻子的意思，终于离开他的收入微薄、只能勉强维持开支的采邑，到巴黎来了。他的旧日伙伴，一个个都在贪婪地钻营宪法上所赋予的地位和荣誉，这种情形很伤了他的心，他正想回归家园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内阁的公文，一个相当出名的部长宣布将他晋级为少将，因为法令规定所有以前旺岱党军队里的军官，都可以将路易十八未即位以前的二十年，算入自己的服役年龄里。几天以后，不必他去请求，荣誉团十字勋章^②和圣路易十字勋章^③又自动地赏赐给他。这些接连而来的恩宠，动摇了他回乡的决心。他认为这些恩宠是王上还记得他的缘故，因此，本来他只是每礼拜天带领全家到杜伊勒里宫^④御花园的将军室里，等亲王们到圣堂去的时候，恭恭敬敬地喊“我王万岁”；现在认为这样做不够了，他请求王上赐他特别进谒。他的请求很快就获准，但接见时没有什么特别。宫廷里济济一堂都是些多年的臣仆，头上都戴着扑粉的假发，从高处望下来，就象铺了一条雪白的地毯一样。他在那里遇见了好些旧日的同僚，他们对他相当冷淡；只有那些亲王们显得“可爱无比”——这句形容词是他受宠若惊时脱口而出的——因为有一位他以为仅仅知道他的名字而不相识的优雅的亲王跑过来和他

① 第一次复辟时代，指一八一四年四月，拿破仑被各国联军打败，逃亡在英国的路易十六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随外国军队回国，就位为路易十八。

② 荣誉团勋章(Légion d'honneur)，一八〇二年拿破仑所创立。

③ 圣路易十字勋章，军功勋章，戴者须信仰天主教。一六九三年根据卢森堡元帅的建议，由路易十四创立。

④ 杜伊勒里宫(Les Tuileries)，在巴黎，革命时代中央政府所在地；帝国时代皇帝居所；一八七一年被焚。它的花园至今尚存。

握手，称赞他是最地道的旺岱党人。尽管他得着这个光荣，那些高贵的亲王们却谁也想不起问问他的损失有多少，也不提起他慷慨解囊捐助给旺岱党军队的大量金钱。直到这时他才发觉——稍为晚了一点——战争的费用是要归他自己负担的。到谒见将近结束时，他用暗示的语气提了一提自己目前所处的窘境，许多贵族的境遇正和他相同。王上很高兴地笑了起来，一切耍弄聪明的谈话都使王上觉得有趣；王上用一句王室的玩笑话来回敬他，语气很婉转，然而这种温和的语气比愤怒的责骂更为可怕。一个心腹宠臣马上走近来，用微妙和有礼貌的语气向斤斤计较金钱的旺岱党人暗示：现在还不是和王室算帐的时候，这里有些帐单比伯爵的拖延得更久，而它们大概可以被当作革命史料了。伯爵很小心地从可敬的人群里退出来，离开那些很恭敬地在王族面前围成半圆形的朝臣们，费了一些气力理好缠在瘦长的双腿间的佩剑，穿过宫廷前院，走上他的停在皇宫外面的马车。伯爵也是一个脾气固执的老贵族，还忘不了同盟之战^①和巷战的日子^②，因此他一上马车就不顾一切地高声抱怨宫廷里的变化。

“以前，”他说，“谁都可以自由自在地和王上谈论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情，贵族们可以随意请求王上赏赐恩典和金钱；而今天向王上讨回自己服役期中垫出的金钱，就非出乖露丑不可！呸！圣路易十字勋章和少将的级位真抵不过我为了王室而花掉

① 同盟之战 (Guerre de la Ligue)，又名三个亨利之战，是十六世纪时亨利·德·居兹 (Henri de Guise)，法王亨利三世，亨利·德·纳瓦尔 (Henri de Navarre) 三个人领头的战争；表面上是天主教徒反对新教徒，实际要推翻亨利三世。

② 巷战的日子，这里是指一五八八年五月十二日同盟党徒反对亨利三世的巷战，巴黎街上筑起了街垒。

的三十万里佛尔^①。我要到王上的办公室里去，当面再谈个清楚。”

这一场接见象一盆凉水向伯爵的满怀高兴浇下去，以后伯爵一再请求进谒，始终没有回音。更使伯爵心灰意冷的，是他眼看着以前拿破仑皇朝的新贵现在又爬上若干重要的职位，这些职位在过去是保留给阀阅门第的贵族的。

“一切都完了，”一天早晨他说。“王上肯定是一个新派人物。如果没有那位坚持先朝旧制和爱护忠心臣仆的御弟^②，我不知道法兰西的王位会落到什么人手中去，假使这样的制度能够继续的话。他们的所谓立宪制度是所有政体中最坏的一种，永远不能适合法国国情。路易十八和伯尼奥首相^③在流亡时期已经早就把一切都弄坏了。”

绝望了的伯爵很高贵地放弃了一切补偿损失的要求，准备回归家园。这时候，三月二十日的事变^④来了，新的风暴威胁着要吞没那位合法的王上和他的拥护者。宽宏大量的人是不在落雨天开除他的仆人的，德·封丹纳也象这些宽宏大量的人一样，放弃了回乡的计划，把他的采邑抵押出去，借了一笔款子，跟着王上逃亡，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一次逃亡的结果是不是会比上一次的效忠更为有利。不过，他是亲眼看到那些伴同王上逃亡的

① 里佛尔(livre)，法国古币，后为法郎所代替。三十万里佛尔在当时是一笔巨款。

② 御弟，指未来的查理十世，在法国宫廷中称他为“先生”，是一个非常反动的人物。

③ 伯尼奥(Claude Beugnot, 1761—1835)，路易十八的首相，著有《回忆录》。

④ 一八一五年三月一日，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回来，直向巴黎进军，三月二十日路易十八被迫逃到比利时。拿破仑复位后做了一百天皇帝，在滑铁卢一役败北，再度逊位，路易十八重新返国，这是波旁王朝的第二次复辟。

人，比那些在国内拿着武器反对共和政府的勇士，更得王上的宠爱，也许这一次他也希望到外国走一趟会比在国内进行冒着生命危险的活动更加实惠。这一次他的打算并不是写在纸上好看而结果一团糟的失败的投机，依照我们的外交家们所说的一句最聪敏的俏皮话，他成为追随王上逃亡到比利时的“五百个”忠臣之一，也是追随王上回朝复位的“五万个”忠臣之一。在短短一段逃亡时期中，德·封丹纳很幸运地得着路易十八交办的一些差使，因此他有不少机会向王上表白他的忠心耿耿的政治品质。一天晚上，王上闲着没事，想起了德·封丹纳在杜伊勒里宫中所说过的话。德·封丹纳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用相当巧妙的词句将自己的过去叙述了一遍，以便这位记忆力极强的王上，在适当的时机回想起来。这位小心谨慎的老贵族，曾经用很高明的手法润色了几件公文，使擅长文学的路易十八对他巧妙的文笔极为欣赏。这点小小的特长，使德·封丹纳也成为王上时常记忆着的最忠心的臣仆之一。路易十八第二次回朝复位以后，伯爵被封为特命全权钦差大臣，到各省去审问这次事变中的贰臣。他倒没有怎样滥用职权。任务完毕以后，这位大法官高踞在议院的交椅上，变成了下议员，说话的时候少，听人说话的时候多，自己以前反对宪政的政见有了显著的变动。后来不知道一些什么机缘，使他愈来愈受王上的恩宠，以致有一天狡猾的王上召见了，他，见到他进来时就说：

“我的朋友封丹纳，我不想封你做什么大臣或者部长。如果我们真的是人民的‘公仆’，由于我们的政见，我和你两人是不能安于位的。议会政府有这一点好处，它省掉了过去我们亲自罢免阁员的麻烦。我们的议会是一所旅馆，公共舆论时常会给我们送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旅客。不过，我总知道应该怎样安置我